

苏童文集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世界两侧

人们就生活在世界的两侧，

城市或者乡村，

说到我自己，

我的血脉在乡村这一侧，

我的身体却在城市那一侧。



(苏)新登字 007 号

苏童文集——世界两侧

作 者：苏 童

责任编辑：黄小初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（邮政编码：210009）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排 版：钟山文化艺术开发中心

印 刷 厂：南京京新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3 插页 2

字数：270,000 199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8000—18220 册 1994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
标准书号：ISBN 7-5399-0559-X/I·538

定 价：9.00 元（软精装）

（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自序

我给这本书定下的书名有点抽象,但也可以顾名思义,它触及了这个世界的两侧。

一侧是城市,一侧是乡村,这是一种对世界的片面和简单的排列方法。

先说说有关乡村的部分。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其中大部分故事都以枫杨树作为背景地名,似乎刻意对福克纳的“约克纳帕塌法”县东施效颦。在这些作品中我虚拟了一个叫枫杨树的乡村,许多朋友认为这是一种“怀乡”和“还乡”情绪的流露。枫杨树乡村也许有我祖辈居住地的影子,但对于我那是飘浮不定的难以再现的影子。我用我的方法拾起已成碎片的历史,缝补缀合,这是一种很好的小说创作的过程,在这个过程中我触摸了祖先和故乡的脉搏,我看见自己的来处,也将看见自己的归宿。正如一些评论所说,创作这些小说是我的一次精神的“还乡”。

《1934年的逃亡》是我生平第一个中篇小说，写于一九八六年秋冬之季。现在读者有诸多不满之处，但它对于我有一份特殊的意义。

现在说说世界的另一侧，这些有关城市生活的小说，《烧伤》等三个短篇是九二年的新作，《平静如水》等四个中篇写于八七或八八年。这是一些关于青春期、孤独、迷惘、爱情、失落、寻找的半流行小说。之所以自诩为“半流行”，是因为这些作品都有上述流行而通俗的故事线索和内核，也正是这些作品为我获取了最初的较广泛的读者。

我真实的个人生活的影子飘荡在这些城市青年中，亦真亦幻，透过它我做了一些个人生活的记录，有关青春和梦想，有关迷惘和寻找，有关我自己、我的朋友和在城市街道擦肩而过的陌生青年。

我把这两类作品收进《世界两侧》中，就像一个花匠把两种不同的植物栽在一个园子里，希望它们看上去和谐而丰富。

人们就生活在世界的两侧，城市或者乡村，说到我自己，我的血脉在乡村这一侧，我的身体却在城市那一侧。

1992. 12. 25

目 录

自 序

1

第一辑 枫杨树故事

十九间房 3

罍粟之家 36

1934 年的逃亡 94

外乡人父子 143

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 155

祖母的季节 168

逃 177

桂花树之歌 189

祭奠红马 202

第二辑 城市流浪者

烧 伤 217

来自草原	227
一个朋友在路上	237
平静如水	247
女孩为什么哭泣	291
你好，养蜂人	327
井中男孩	362

枫杨树故事

十九间房

一条土沟环绕着这个村庄，沟里很潮湿，长满了杨槐树和杂乱的灌木，那些百年老树繁密的枝桠多年来一直在疯长堆积，它们几乎遮蔽了整个村庄的天空。这是离湖最近的村庄，但是不管在湖上还是山上，人们都不易发现躲藏在树荫里的十九间茅屋。游乡的货郎偶尔推着独轮车从湖边经过，他们也常常遗漏了这个隐蔽的村庄。

山上的土匪金豹把这个村庄叫做十九间房，土匪们都这么叫，湖上的船民也这么叫，后来距此三十里地的塔镇人也知道十九间房了。

春麦背着一只竹筐从山上下来，春麦穿着黑布衫和黑布裤子，腰里扎了一条红带子，他是从山上一路小跑着下来的。春麦的模样看上去有五十多了，但实际上还不到三十岁，春麦跟上金豹也才大半年的光景。

在紧靠着树沟边的晒场上有一群半大的孩子在晒干草，十九间房的人习惯于到村外晒干草、晒粮食或别的什么。春麦看见儿子书来用杈子扒拉着一堆干草，书来在深秋天气里仍然光着脊背，赤着脚。春麦走过去时有孩子嚷起来，书来，你爹下山了。书来迟滞地转过头朝春麦望了一眼，他擤了把鼻涕往短裤上一抹，什么也没说，书来低下头继续扒拉那堆干草。

怎么不叫爹？春麦的手在儿子光头心上拍了一记，他说，你娘呢？你娘在家吧？

书来只是指了指树沟后面的村庄，仍然没有说话。

春麦又一路小跑起来，跑到独木桥上他想起什么，回过头对书来喊，你变哑巴啦？没出息的货，半年没见你就变成哑巴啦？

走完独木桥就走到了村里，走到大片晦暗的不见阳光的树荫地里。十九间房的村民们自古以来就是在这片大树荫下生息，他们的茅屋常常以几棵大树的树杆作房柱，以土坯和草苫匆匆搭建而成。这么简陋的居所历历年轮沧桑，虽然破败潮湿，但十九间房永远是十九间房，它们似乎与四周的树林已经浑为一体。

十九间房是分成三排错落有致的。春麦家在最后一排，最后一排的五户人家中，还有春麦的寡嫂水枝一家，还有春麦的几个堂兄弟。春麦走过水枝家门口，看见水枝正在舂米，她的一堆儿女有的在帮母亲干活，有的在地上乱爬。嫂子，我回来了。春麦把头探进去喊。他看见水枝朝他笑了笑，水枝对孩子们说，你叔回来了。孩子们拥了出来，拽他的衣角，拥

他背上的竹篓，他们跟着春麦进了家门。

春麦看见锅灶上正在煮菜粥，稀薄的米汤上漂着切碎的菜叶子，淡绿色的，冒着热气。六娥不在屋里，六娥不知到哪里去了。你婶子呢？春麦问围在他身边的侄子们。侄子们都说不知道，他们的眼睛始终盯着春麦背上的竹筐。

叔你带糖块回家了吗？

糖块？春麦皱了皱眉头，他放下背上的竹筐把它倒拎起来，掉下来的是一卷花布。有屁个糖块。春麦恶声恶气地说，饿不死就行了，还想吃糖块？

春麦推开孩子们往门外走，他看见寡嫂水枝正倚在门框上，水枝的头发上沾满了细碎的谷糠，她正在用手拍打头上的那些谷糠。

六娥呢？你看见六娥了吗？

书来正在晒场晒草呢，你进村时没看见他？

我没问书来，我问你看见六娥了吗？

好像到前边村长家去了。水枝的表情看上去很暧昧。

正说着话春麦就看见六娥过来了，六娥穿着一件大红的衣衫，怀里抱着一只米箩走过来了。春麦发现六娥的脸像一张纸片似地半灰半白，他觉得有点陌生。但是他很快地就想起六娥的脸色本来就是半灰半白的，不光是六娥，十九间房的女人终年少见阳光，她们的脸都是像纸片似的半灰半白的。

六娥一进屋春麦就关上了门。春麦夺下女人怀里的米箩，把箩里的米全部倾倒在粥锅里。他听见女人在后面尖叫道，你疯啦？要吃三五天呢。春麦丢下米箩说，我是疯啦，饿疯啦，熬疯啦。春麦一边抽裤带一边用身子把女人往灶后的柴堆上拱。女人说，不要脸的货，大白天的，书来一会儿就回家了。

春麦也不说话，架起女人的双臂就把她往柴堆上按。

灶膛里的火烧得很旺，女人的鼻息急促地喷在春麦的脸上，带着一股新鲜的蒜味。春麦看见女人的脸被灶火映得红彤彤的，女人咬紧嘴角，闭着眼睛。春麦断定女人的这种模样是装出来的。

你身上怎么这样臭？六娥突然推了春麦一把，她坐起来吸着鼻子说，真的你身上臭死了。

怎么会不臭？我在山上天天给金豹倒屎尿盆呢。

没出息的货，你也就配给他倒屎尿盆了。

天天要倒几趟，没准就弄身上了。春麦也吸紧鼻子闻了闻自己的手和黑布衫，他说，是够臭的，真是够臭的。

没出息的货，听说你还替他擦屁股吧？

他让我擦我只好擦。春麦迟疑了一会儿说，谁让他是金豹呢？

这时候他们听见上了栓的门被猛烈地推击着，门栓很快就掉落下来。夫妻俩没来得及掩藏什么，书来就进了门。他们只好缩在灶角一动不动，猜测书来是不是已经发现他们了。

书来拿了碗从煮沸的粥锅里盛了一碗菜粥，站在灶边唏溜唏溜地喝起来，他听见灶后响起父母的耳语声，耳语声逐渐变成争吵，书来一言不发，只顾喝着滚烫的菜粥。

你去村长家干什么了？

干什么了？去借米。你没看见我抱着个米箩回家吗？你没看见家里揭不开锅了？

找谁借米不行，非要找那个下流货借？

你说他下流，可他家的米囤堆得像山一样高。你在山上给金豹倒了半年屎尿盆，你带什么回家了？

我带回几尺花布来，是那天打劫塔镇布庄弄来的，带回家给你缝衣裳。

没出息的货，天天给他倒屎尿盆，结果就带了几尺花布回家。村长不当土匪，可他家的米囤堆得像山一样高。

六娥说着披上衣裳从柴堆里爬起来，六娥走到灶台边，书来正在盛第三碗菜粥，六娥夺下儿子手里的铁勺，她说，饿死鬼投胎的货，给你爹留几口吧。

第二天早晨春麦在村里转悠着，雾气很浓，树上夜来凝结的水珠淅淅沥沥地滴落，就像下雨一样。春麦的头发和衣裳鞋子一会儿就湿透了。到山上去了大半年，春麦已经不习惯十九间房的潮湿气候了。春麦想人还是应该住在太阳里的，那些先祖列宗怎么就选中了这片树林建造十九间房呢？

树沟旁边垒了一座新坟，那是春麦的胞兄大壮的坟。春麦看见坟头上的青草已经有过膝之高。春麦骂了一句，没良心的货，他是在骂寡嫂水枝，春麦想人才死了大半年，坟上的草已经长得这么高，她怎么就不知道到坟上来锄锄草呢？坟上的草长得这么高，要她这个大活人干什么呢？

大壮是死在日本人的枪口下的，但春麦和六娥以至十九间房的村民都认为是水枝害了大壮。那时候日本人刚刚在二十里地外的塔镇驻下，日本人守着通往塔镇的路口，不让外村的人进镇。十九间房的村民都知道不能去塔镇赶集了。但水枝非要让大壮去塔镇卖掉一车柴禾。水枝说，别人都不去才好呢，别人都不去你那车柴禾才好卖呢。大壮推着一车柴禾往塔镇赶，大壮听不懂过路的日本兵说的话，他朝他们作揖鞠躬，试探着把柴禾车往镇里推。大壮把柴禾车推进去一

段路，突然就撒开腿跑起来。后面的日本兵就是这时候开枪打他的，一枪打在后背上，一枪打在脑勺上。隔天春麦跟着村长去塔镇拖回了大壮的尸体，大壮躺在柴禾车上，身子下面的柴禾还绑得严严实实的，一捆也没卖掉。在回村的路上村长说，他跑什么？他要是不跑也不会丢了性命。春麦就学着六娥的话说，是水枝害了我哥，那白虎星是克男人的货。

春麦在坟上拔草，听见鸟雀在树梢上的啼鸣声连绵不绝，鸟啼声也像雨点一样落在十九间房村里，落在春麦光裸的头顶上，除此之外，女人早起喂鸡的叫声和敲打猪食槽的声音也从三排茅屋间传来。春麦无端地有点烦躁，坟上的草拔到一半就停止了。春麦拍了拍沾满湿泥的手站起来，他想坟里的人死都死了，还在乎草吗？死人什么也看不见，他们才不在乎坟上有没有草呢。

一个戴毡帽的男人弓着腰站在树下，他一边撒尿一边回头朝春麦张望着。那是村长金官。春麦一看见金官就想起昨天六娥借米的事，借一箩米怎么要那么长时间？春麦怀疑他离家这段时间六娥和金官有什么勾搭，这个下流货，仗着钱势不知勾搭了村里多少女人。

春麦你回来啦。金官系着裤子走过来。

回来啦。春麦说怎么不回来？再不回来我家的屋顶都要塌了。

怎么会呢？要塌也是昨天夜里塌，昨天夜里你家的动静全村都听得见。金官晒笑着走近春麦，突然伸手在春麦的裤裆里掏了一把，他说，这会儿像个蔫茄子一样了。

春麦甩开金官的手，用脚底板踩着坟上的土，春麦不愿意和金官多说话。

回来干什么来了？

不能说。金豹的事不能乱说。

你不说我也知道。山上的事我知道的可比你多，别忘了金豹是我的叔伯兄弟。金官一笑露出嘴里的一颗金牙和一颗银牙，他摘下头上的毡帽拍去上面的露水，然后又重新戴好帽子，金官有点鄙夷地扫了春麦一眼，弓着腰朝前走了几步，突然又站住说，你可要当心，别人干什么都行，你这种小鼠小兔的货可千万要当心。

春麦觉得金官的话很刺耳，但想半天也想不出来他到底是什么意思，春麦就对着金官虾米似的背影啐了一口。

金官其实倒提醒了春麦那件大事，春麦突然想到下山前金豹交待的话，他差点把大事给忘了。春麦敲了敲自己的脑瓜，疾步朝家里跑。跑到家门口，六娥和书来一人挑了个水桶从屋里出来，他们好像是要去井上挑水。

坏了。春麦冲进屋里，撞掉了书来的扁担和六娥手里的桶，坏了，差点坏事了。春麦冲进屋里又退出来，朝屋后的地窖那里跑。

你疯了，你往哪里跑呢？六娥追上去喊。

地窖。金豹让我把地窖空出来呢。春麦气喘吁吁地说，金豹让我一下山就把地窖空出来。

干什么？我家的地窖碍他什么事了？

你别瞎问。春麦拉开地窖的天板，定了定神说，金豹说不能走漏了风声，谁也不能告诉。

金豹是你爹，金豹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？六娥拿了扁担往春麦的腰上捅，我不准你干，你要闲得发慌就跟书来挑

水去，让我享享福歇一口气。

你什么都不懂。春麦把女人拉到身边，凑到她耳边说，金豹明天下湖劫船，弄来的货要存放在我家地窖里。我们得把地窖里的东西腾出来啦。

腾出来？那么多东西往哪儿腾？我家的地窖凭什么给他们窝赃？

你别大喊大叫的，小心让旁人听见。春麦伸手捂住了女人的嘴，又在她臀上捏了一把，谁让人家是金豹呢？春麦说，谁让我跟着金豹混呢？他让腾地窖就得腾。

你怕他我可不怕他，他能把我吃了？六娥扔掉手里的扁担，猫着腰先进了地窖，六娥的身子在窖里，脸还浮在外面。要是给我家留下一半东西，那还差不多。六娥对春麦说，不能让他白白地占着我家的地窖。

春麦嘿嘿笑着不知该怎么回答，猛地听见六娥骂道，狗屁，你做梦去吧。春麦不知她是骂自己还是骂他。春麦正想跟进去，回头看见书来拎着水桶呆呆地站在后面。书来好像拿不定主意该干什么。

挑水去呀。春麦朝儿子挥了挥手，十来岁的人了，挑水都不会挑吗？

书来就拖着扁担和水桶独自去了井台。井台边聚了好多人，大大小小的水桶堆了一地，书来只好慢慢地等，他听见人们在井台上低声地议论着什么，金豹，金豹，金豹，这个响亮的名字不停地灌进书来的耳朵，书来预感到十九间房快要发生什么事情了。

半夜里十九间房的狗一齐吠叫起来，金豹的队伍牵着马

挑着担子进了村子。十九间房每户人家的窗纸上都亮起了油灯的灯光，他们从门缝处或窗纸洞里观望金豹的队伍，他们看见那群人那些担子停留在春麦家门前。

快起来，金豹到了。春麦推醒身边的六娥，他从床上跳起来说，快穿上衣服起来吧，你得给金豹弄些吃的。没东西给他吃。六娥迷迷糊糊地坐起来，又躺下去了，她说，深更半夜的，我还要睡呢。我没东西给他吃。

不知好歹的货。春麦一边骂着一边扑到门前去拉门栓，砰地一声，门已经被外面的人踢开了，涌进来的是一股秋夜特有的寒气和几条黑黝黝的人影。我该死，我以为今天来不了啦。春麦刚刚想解释什么，脸上已经挨了一记耳光。春麦没看清楚是谁，但他知道打他的肯定是金豹。他听见金豹他们的衣裳上有水珠滴落下来，每个人身上都是湿漉漉的，春麦猜测他们劫船时都掉到湖里去了，大概这船货劫来不容易。你站着干什么？帮他们把货弄到地窖里去。金豹又推了推春麦，他说，把我冻死了，我该去暖和暖和了。

春麦来到地窖边，已经有人开始把货往地窖里搬了。书来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起来的，他站在旁边呆呆地看那几匹马，看搬货的那群人。春麦敲了一记儿子的头顶，你站在这儿干什么？回家让你娘煮饭去。

一群人摸黑把一个个货包往地窖搬。春麦干得很卖力，他估计货包里装的是粮食，用手掐一下是软的，也许是面粉袋，掐一下是颗粒状的，不是米就是盐，春麦想不管是什么总有他的一份，他到山上跟着金豹干图的也就是这一份。搬了几袋金豹的副官又让春麦放手，不知是什么意思。春麦想不让我干更好，省点力气更好。